



## 灰草集

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對聖誕的感情便很冷漠  
我不清楚為什麼人總要在兩件壞的東西裡，作出選擇  
歡迎你到南灣海灘的冰屋，但記着是盡頭的一間  
人群不斷地穿插於隧道中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

## 灰草集

黃妙嫦

如果在聖誕夜，你是那一個到教堂做 MASS，聯群結隊去報佳音，參加舞會、去 DISCO 麻醉自己，去澳門博殺，甚或拿着相機、腳架，在嘔心的聖誕燈飾前謀殺菲林，以至與喜歡或者不喜歡的人造愛，那麼你仍然是幸福的。

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對聖誕的感情便很冷漠。然而我多麼希望自己可以對聖誕呆滯，因為冷漠到底還是有冷漠這種情感，而呆滯就是徹底地什麼感覺都沒有。我不明白，亦沒有興趣去明白有關主的一切，祂怎樣拯救世人，怎樣替我們受苦，甚至連正宗的十誡我都不會唸，但非教徒的十誡卻是耳熟能詳。

× × ×

據說：一九七八年的聖誕，普天同慶。

KITTY 有了婚後的第一個 BB，ANNE 開始她夢寐以求的獨立生活，MARTIN 升職，爸爸中了六合彩……而我，似乎沒有理由會在這個節日，其實應該說是，在任何的節日裡，沾上一點快樂。

隨着歲月的流動，聖誕漸漸變成一種壓力。每一處裝飾，每一個燈泡，都足以構成一股具體的刺激，透過視覺神經，湧入心房，令所有的思潮及情緒都僵硬。

我不清楚為什麼人總要在兩件壞的東西裡，作出選擇。通常在這個情況之下，我必定會選那一件最壞的，毫無理由，只是習慣性如此。所以別奇怪我會跑到大會堂的餐室，吃一客我不十分喜歡的晚餐，再靠在低座的酒吧，看大堂裡的人群熙來攘往。

很多時候，我都不願去想自己對某些地方的特殊感情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好像對植物公園，對我的故居及現在我眼前的大會堂，儘都是神秘感加上童年回憶的組合。也許，這些地方曾經在我生命的路程上遺留過什麼痕跡。

將一口濃煙緩慢地吐在只剩下冰塊的酒杯內，就好像自己已經把快樂搜集在小小的玻璃晶體裡，然後親眼看見煙霧徐徐升起，看見滿杯的快樂消失在空間，這是一個幻覺，是我手中的一杯“SMOKE ON ROCK”。

合上眼睛，耳邊响起無盡的嘈吵及嬉笑聲。我突然記起電影“THE SWARM”裡的片段，感覺上自己被一堆堆的蜂圍困，被刺痛。頹然張眼，但求面前站着的只是人群。但願自己在未被吞噬之前，已經離去。

從沒有試過如此瘋狂，一個晚上跑了四間酒吧，只不過爲了要聽一首歌，而終於還是要靠自己在記憶裡，去找出所有的樂譜。也許一首歌，已經是苛求。

文華酒店咖啡室裡的小盆栽，掛了飾物，像小女孩穿了媽媽的高跟鞋，像小男孩穿

了爸爸的大褲一樣可笑。我捧着那杯熱檸檬茶，逼自己想可笑的事：那年在永安公司購滿一百元，可以和門口的女聖誕老人合拍一照，留爲紀念。我不再祈求快樂，只是希望能夠無知的笑一場。

喜歡這裡悠和的古典音樂，令人渾忘現實，去想南灣海灘 126 號的泳屋，如何可以不經一切官式手續，便能入住一段短時期。把喜歡的東西和朋友聚在細小的泳屋裡，當然還有無盡的夢和理想，存放在屋前茫茫的大海。如果你肯用生命中的一點時間去做夢，那麼，歡迎你到南灣海灘的泳屋，但記着是盡頭的一間，門牌 126 號。

寒流下的香港夾着細雨綿綿，當我走過行人隧道的時候，雙腳靠在樓梯轉角處，怎樣也走不下去，我幾乎想不起什麼地方會比較溫暖。人群不斷地穿插於隧道之中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，渴望能夠找一些人來相處，或者，奇蹟地在人群中找到相熟的面孔。

當每個人都背負着各式各樣的包袱，在人生路途上趕路的時候，你仍然可以瀟灑的說：「你不去背這些包袱，它怎會在你的肩上？」

沒有人在乎別人怎樣去過這個聖誕，正如沒有人會關心我一肩能夠担下多少苦……而據說：一九七八年的聖誕，普天同慶。

## 灰草集

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對聖誕的感情便很冷漠  
我不清楚為什麼人總要在兩件壞的東西裡，作出選擇  
歡迎你到南灣海灘的泳屋，但記着是盡頭的一間  
人群不斷地穿插於隧道中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